

霞光陣光劍

下冊

寒劍

著



第二十一回

话落，霞光降龙剑已经指向于庆力，倏地暴起满天血红剑气，再次向他罩去。

蓦闻一声：“小子，接招！”两道白光直向东方星背后击去，只闻咣咣两声。

那两道白光已被降龙剑气弹出老远，同时传来一声惨叫。

忽然，一道青烟穿过降龙剑勾起的殷红剑气，东方星被一股强力逼退丈余，他顿觉胸口发闷，血气翻腾！

东方星稳住身形，定睛望去，此时于庆力已无，眼前不知何时已经站着一位奇丑的青衫老头，敢情穿过护身剑气打自己一掌的就是此人。

青衫老头不是别人，正是天神教总护法“黑眼鬼王”。此人能破降龙剑气打东方星一掌，身手实在不含糊，堪称江湖顶尖儿高手。

东方星瞧清来人，心头大震，黑眼鬼王丑脸微动，冷冰冰地道：“娃儿，你是乖乖地跟我去见教主，还是要我动手？”

东方星强按翻腾血气，冷冷道：“你是什么东西，也敢说大话！”

黑眼鬼王阴森森地道：“老夫若想杀你，刚才那掌就要你横尸此地，到底走不走？”

东方星冷笑道：“先问我手中之剑，看它答应不答

应。”

黑眼鬼王斜眉一蹙道：“看来你娃儿不见黄河不死心，来，来，不给点苦头尝尝，你是不服气，当心，老夫要出手了。”

身形一晃，如鬼魅般向东方星抓去！

蓦地，绝色少女冷喝道“住手！”

黑眼鬼王煞住身形，惊讶地问道：“姑娘为何阻止老夫下手？此人是敝教要犯之一呀！”

绝色少女道：“总护法，你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吗？”

黑眼鬼王扬眉道：“老夫怎会不晓得这是太上教主禁宫重地！”

绝色少女冷冷问道：那么是何人准许总护法擅进禁宫重地？

黑眼鬼王猛地一震，急忙道：“老夫是奉命前来捉拿敝教要犯……”

“本姑娘只问你总护法受何人准许擅进禁地？”

“难道姑娘想拦阻老夫捉拿要犯……”

“住口，快答本姑娘的问话！”

黑眼鬼王狰狞一笑道：“丫头，你别倚仗太上教主宠你，阻止老夫捉拿要犯。你的鬼心思老夫早就洞悉，大概是小白这脸打动了你的心，你才以禁宫为借口阻止老夫下手……”

绝色少女怒叱道：“老匹夫，你若再满口胡说，可别怪姑娘无情！”

黑眼鬼王似乎动了真怒，冷笑一声，阴森森地道：“你若不是对他动了心，怎么不让老夫将他捉去见教主？”

这时，东方星已经调息完毕，那股翻腾血气业已消失，话声甫落，他猛地站起，沉声道：“老匹夫，在下与她尚有一段过节未了，你再胡说八道，当心你的狗嘴！”

黑眼鬼王阴笑道：“你这一说，更可证明老夫之话没有……”

他话未说完，但见白影一闪，接着“啪”一声脆响，黑眼鬼王那张丑脸硬生生地印上五条指痕。

绝色少女用什么方法欺近黑眼鬼王掴他一掌，连黑眼鬼王都未看清楚，她已回到原来地方。

这下子，黑眼鬼王那副丑脸要往那里放，当下他恼羞成怒，杀机陡起，一步一步地逼近绝色少女道：“贱婢，你大概活腻了，我先送你到阴曹地府，再擒这娃儿来请罪。”

东方星激起义愤，拦在绝色少女身前喝道：“老匹夫，真不害羞，堂堂一位成名人物，竟向一位姑娘下手，我真替你齿冷，有种的话，就冲着我来！”

黑眼鬼王满脸杀机，目露凶光，嘿嘿冷笑道：“你娃儿想死还不简单，老夫先成全你也一样。”

接着他双掌一扬，直朝东方星击来。绝色少女突然冷叱道：“姑娘之事，不用你管，给我滚开！”

身形一晃，掠在东方星身前，纤掌一拍，迎上黑眼鬼王袭来的如雷狂飏，两下相接，卷起一阵旋风，飞砂走石，树叶纷飞。

绝色少女白裙微飘，退后半步，黑眼鬼王好似吃了小亏，后退两步。

东方星万想不到绝色少女会不买他这份帐，让他碰一个软钉，耳根热烘烘地站开一旁。

黑眼鬼王冷哼一声，嘿嘿道：“阎王注定三更死，我不留人到五更。贱婢，这下子你死定啦！”

右手掌心呈黑色，左手掌呈白色，随即，他二手平伸，疾如电掣般朝绝色少女抓去。

他右一句贱婢，左一句贱婢，叫得绝色少女杀机陡生，纤手微抬，伸出中、食二指，透出一股蒙蒙青气，快如闪电般罩向黑眼鬼王。

就在二人即将接触的刹那间，一道春雷似的喝阻声，遥遥传至：

“统统给本座住手！”

这话好似一道玉皇令。

二人急切间撤势收掌，跃退二步，垂手恭立。

这道春雷似的喝阻声，是天神教主宇宙神君所发。

宇宙神君的声音再次传来：“总护法未经太上教主谕准，擅自进入禁宫罪无可赦，姑念尔为缉拿敝教要犯，情急之下误犯禁例，暂且从轻发落。现在要犯既入禁地，该由太上教主亲自去处置，缉拿之权操在如姑娘手中，总护法可在一旁相助。捉住要犯，由如姑娘带去给太上教主处治，总护法急速回殿领罪！”

黑眼鬼王和绝色少女同声应道：“遵命！”然后，黑眼鬼王瞪了绝色少女一眼，退到一旁，默默无语。

绝色少女走到东方星身前五尺地方站定，目视东方星道：“你我暂时撇开私人恩怨，现在本姑娘要带你到太上教主面前领罪，你有什么话说？”

东方星冷冷道：“只要你自信有此能耐，就请出手吧！”

绝色少女道：“那你准备好，姑娘三招之内要你认

栽！”

东方星将霞光降龙剑入鞘，拍掌道：“在下就以这双手接姑娘三招。”

绝色少女道：“阁下若弃剑不用，恐怕接不上两招。”

东方星冒起一股无名之火，冷笑道：“未必见得，姑娘尽管发招！”

绝色少女柳眉一蹙，纤手一扬，道：“阁下接招！”

一股无形劲道，应声而出，绵绵罩向东方星。

东方星冷哼一声，平胸推出一掌，迎向绝色少女拍出的绵绵劲道。

“轰”地一声闷响，绝色少女脸罩秋霜，原地未动，而东方星却连连逼退三步，才告站稳。

他的功力如此不济吗？连一个少女都无法取胜？

不，绝色少女的功力，委实出奇，而他素心仁厚，不愿一错再错，所以没有用上全力，因而吃一小亏。

冷眼旁观的黑眼鬼王，这时丑脸上掠过一丝难以形容的神色，油然升起一个歹毒念头。

东方星逼退三步之后，冷冷道：“在下倒估错你的功力了。”

绝色少女冷哼道：“第二招阁下若不用上全力，姑娘就要你当场出丑。小心！我要出手了。”

话落，她的身形已电掣般向东方星逼去。

她的身形快得令人无法窥清，朝东方星头顶点来，东方星早就蓄势待发，未待少女击至，业已绕到少女身后，右手一挥，五缕劲道分击少女五穴，同时说道：“姑娘当……”

语音未了，忽觉背后一股阴寒之气透入，不由打了一个

寒噤，暗道一声“不好！”顿觉提不起真气。斯时，他知道自己已遭人暗算，要应变已来不及了。

就在同一瞬间，绝色少女一招点去忽见对方身影已失，她原式不变地急来一个旋身，由点改拍，纤手一扬，正待挥出，蓦见东方星脸色泛白，颓身栽地。

她芳心一震，缩手怒叱道：“总护法，你竟这样无耻暗算人家！”

但见黑眼鬼王飘身而起，同时阴笑道：“你们二人这种打情骂俏的搏法，老夫哪有闲情看下去，现在任务完成，要犯交给你带给太上教主亲自处治，老夫要去领罪了。”

话音刚落，人已在十丈之外，绝色少女本拟出手拦住，将他带到太上教主面前追究擅入禁地之罪，但当看到倒地的东方星时，她芳心一黯，也就打消此念。

绝色少女目睹黑眼鬼王身形消失，急忙撬开东方星的牙关，给他喂下一粒黄色丹丸。略略一怔，竟不避男女之嫌，抱起东方星，闪身隐入花丛之间。

在一间布置幽雅房里，摆放一张软床，床上睡着一个好象久病初愈的美少年，他就是夜闯天神教、误入禁宫的东方星。

这时，东方星悠悠醒来，倏然一愣！

这是什么地方？

湘绣枕、龙凤被、软绵绵的床，还有扑鼻幽馨，这不是女人的闺房吗？我怎会跑到这地方来呢？

他只知道着了人家的道儿，全身寒冷，心神一眩，栽倒在地，以后的事，他就全然无觉了。

就在他疑虑当儿，有人温柔地问道：“阁下现在感觉如

何？”是女人的声音。

他循声望去，一个白裙曳地的绝色少女，不知何时已站在门口。

“她不是与我相搏的姑娘吗？”

东方星急忙翻身而起，满脸疑惑地望着绝色少女道：

“请问姑娘，这是什么地方？”

绝色少女此时已经判若两人再不见搏斗之时那种面罩秋霜的冷漠神色。她含笑望着东方星，有如一朵含苞待放的兰花，俏艳端庄。

东方星话声一落，她小嘴微微一撅，道：“你们男人都是这样子，人家冒死救你一命，连一声谢谢都没有，就这么凶起来，真是……”

真是什么？没有下文。

东方星闻言一愣，心想：她冒死救我一命？我跟她的一段过节尚未了结，她怎会冒死救我一命？她这样做，为的是什麼？她不是声言擒我去见红魔女吗？怎会反而救我呢？

为什么？

一连串涌起几个疑问，使他无法找出答案，也不知要如何开口。

半晌，才讷讷地说道：“多谢姑娘援手，在下三生难报。”说着，双手一揖下去。

绝色少女“噗嗤”一笑，道：“这才象话！”

东方星心想：“女人之心真难测，一下子冷一下子热，叫人如何捉摸？”

口里却问道：“请问姑娘，这是什么地方？”

绝色少女佯嗔道：“什么姑娘不姑娘，听起来怪刺耳。

告诉你，这里是太上教主红魔女清修之地，天神教禁宫。”

东方星惊讶地问道：“什么，这里是红魔女的禁宫？”

他自知失言，顿了顿，又接着道：“哦！还没有请教姑娘芳名！”

绝色少女道：“又是姑娘！我叫爱丽，师父却叫我如如，听到没有？”

东方星正色道：“爱丽姑娘，我有一事不明，想要请教……”

绝色少女爱丽打断他的话，道：“什么是姑娘姑娘，真讨厌，叫我一声妹妹不就得了吗？”

东方星闻言一愣，心想：“刚才她还跟我拼个你死我活，怎么现在却要我认她做妹妹？”

怪，真怪！想到这里，他不禁茫然问道：“什么？要我叫你妹妹？”

爱丽瞪着杏眼，道：“怎么？你不愿意？”

东方星愧然道：“难道你已不记前怨而见谅于我？”

爱丽神色一黯，缓缓道：“若我仍记前怨，也不会冒死救你一命。”

东方星激动地道：“如此多谢妹妹了。”

爱丽神色一黯，说道：“我只救你一命，现在你能脱险不能脱险，尚未可料。”

说着，她指指椅子，又道：“下床随便坐坐，我有一些话要与你谈谈。”

东方星下了床，好像忆起什么似地，正色道：“丽妹，你我孤男寡女在此室中不大方便，可否另找地方详谈？”

爱丽道：“你别忘记，这里是天神教总坛，什么孤男寡女同处一室不大方便，都是那些假圣贤假道学欺世之论，如果正心无邪，光明磊落在一起，还怕有欺天地乎？况且你我江湖儿女，扶弱救危，维护正义己任，将来接触机会极多，倘若再拘这些小节，岂不显得太过庸俗了。”

这席话，直令东方星汗颜，他佩服地道：“丽妹如此豪爽明义，小兄比起你来，委实无地自容。”说着，往椅子上坐了下去。

二人落座之后，爱丽首先启口道：“你在奇怪我为什么委身投靠天神教吗？”

东方星摇首道：“我知道丽妹定有苦衷。”

爱丽望了东方星一眼，悠悠道：“不错，为了家父和令尊被害之事，我毅然下了决心，不顾一切危险来到沂山，假意投靠天神教，以便探查主谋凶手。”

说完，她目视东方星，突然改变话题：“你知道我为什么要到前殿花圃吗？”

东方星摇头表示不知。爱丽再次开口道：“你潜入死亡谷的一切举动，我在后殿天心镜中看得清清楚楚，这天心镜实为稀世奇珍，千鬼死亡谷的一切尽收镜中，一览无遗。你闯入天神教之时，适逢天神教在开秘密会议，红魔女又正好坐关未出，我怕你惊动几个魔头落入他们手里，同时我也有几件事要告诉你，所以我才贸然现身把你引开，想不到你却那么大意而露了风声，被教主发觉，而跟踪在你的身后，你仍然不知，不得已之下，我才引你来到后殿。宇宙神君虽是一教之尊，但无红魔女准许，他也不敢越雷池一步，只在暗中监视我们的行动，为了不露马脚，小妹不得不硬起心肠，

伪装与你翻脸……”

她说到此处，东方星恍然大悟道：

“那时我差点就误会了丽妹。”

爱丽道：“事情已经过去，你明白真相就算了。小妹在此虽然还未查出元凶是谁，但已得到一点线索……”

东方星急忙打岔道：“丽妹，你得到什么线索？快说！”

爱丽白他一眼，道：“看你急得这样子，我问你，降龙剑诀你已练到几成火候？”

东方星愕然道：“大概有五成。”

爱丽接口道：“那还差得远。我再问你，武林安危为重，还是私仇为重？”

东方星想了一想，道：“当然以武林安危为重。”

爱丽正色道：“我先告诉你，令尊‘闪电侠’已经不在这里，不过他暂时还无性命之忧，这点你可以放心。还有盘龙山庄那段公案，以你现在的功力，尚不能完成心愿，必须把降龙剑诀全部练就，达到身剑合一，收发由心的最高化境，才有希望。这两天我发现天神教一个重大阴谋，他们想乘六大派没有防备，突然袭击，各个攻破。倘若天神教阴谋得逞，则武林浩劫无法避免，后果不堪设想。

如今六大门派虽然人才凋零，但若能早做准备，团结对敌，尚能立于不败之地。

现在，趁着红魔女坐关未出，你尽速离开此地，兼程赶往武当山通知六大门派，同时约请几位前辈高人前往接应，越快越好！”

东方星虽然初与爱丽交谈，但她大义凛然，机警沉稳的

谈吐，却使他渐渐地对她产生好感与敬慕。爱丽话音一落，他有些不放心地道：“那丽妹你放我走，天神教的人不会追查吗？”

爱丽挥手道：“这你不用担心，小妹自有办法应付，时间紧迫，你快走吧！”

“吧”字甫落，蓦由室外传来冷冰冰的声音：“如如贱婢，你好大胆子呀，竟敢私放本教重犯！”

东方星、爱丽二人闻言，同时一震，脸色大变。

一个中年艳妇已站在门口，她正是天神教副教主蝶香夫人。

东方星瞧清来人，怒火陡炽，全身血液沸腾，沉声道：“原来是你这个贱货，在下正想找你，你却自送上门。今天若不还我一个公道，难消我十年以来心头之恨。”

“住口！”蝶香夫人冷叱道，“你把狗嘴放干净点，你要本座还你什么公道？”

东方星怒极冷笑道：“十一年前，火毁盘龙山庄之事，难道不是你主谋？”

蝶香夫人咯咯娇笑道：“不错，那是本座主谋，你待怎样？”

东方星万想不到她会那么干脆就承认，愣了一愣，为了探查其主谋原因，他强压怒火冷冷问道：“我东方一家与你有何仇恨，让你下此歹毒手段？”

蝶香夫上脸色一沉，道：“仇倒没有，恨可大哩！”

东方星接口道：“何恨之有？”

蝶香夫人心弦一震，悠悠道：“说来话长，一时无从说起。你若想知道，去问你父‘闪电侠’就晓得。”

她说至此，脸色一寒，又道：“不过，这一辈子你也休想再见到他了。”

东方星全身一抖，厉声道：“尔等已将我父如何处置？家父若有三长两短，尔等也休想活命！”

蝶香夫人冷嗤道：“现在你自身难保，还要顾虑你父安危？”

东方星一股怒火本待发作，猛然想起一事，强把怒火压住，沉声又问：“那么怀山黄风崖暗算家父之事，是不是也出自你的主谋？”

蝶香夫人毫不犹豫地接口道：“告诉你也无妨，那事虽然不是本座主谋，但却与我有点关系。”

东方星眼看疑案渐明，蝶香夫人话声甫落，他接话道：“何不干脆一齐承认是你所为？”

蝶香夫人冷冷道：“谁做谁当，本座并非怕死之人，你这话是啥意思？”

东方星扬眉道：“既然不是你主谋，那么主谋是谁？”

蝶香夫人冷冷道：“这没有告诉你的必要，现在你是乖乖自缚，或是要本座动手？”

东方星冷笑道：“二者都不合在下胃口，我要的是你妖妇狗头去祭悼死在盘龙山庄的那些无辜之人。”

蝶香夫人气得浑身乱颤，目露杀机，怒叱道：“狂徒，你敢侮辱本座，今天我要你求生不得求死不能，生遭死罪！”

东方星心知久持生变，况又是毁家仇人，一声龙吟，霞光降龙剑出鞘，咬牙道：“三招之内，我要你血溅此地，妖妇你有何话交代？”

未待蝶香夫人开口，蓦见白影一闪，爱丽业已手抱“七宝琴”拦在他的面前，道：“星哥，现在不是意气用事之时，这里由我来打发。你快离开此地，照我的话去做，快走！”

东方星摇头道：“不成，你身份已露，让你一人留在这里太危险，现在你我合力把这妖妇除掉，然后一起离开这儿。”

爱丽急道：“不，不，你我二人不是她的敌手，让我挡她一阵，你快走吧！”

东方星豪气万丈地道：“丽妹，你把妖妇估得太高了，小兄不相信合你我之力，胜不了她！”

爱丽芳心一急，沉脸正色道：“我说不成就不成，你赶快走吧！”

这时，蝶香夫人阴森森地道：“你二位谈好了吗？本座早就留心你这鬼丫头是来本教卧底的，现在你的马脚已露，先擒下你这叛徒再来打发东方小子。鬼丫头，看招！”“招”字甫落，手一伸，朝爱丽抓去！

爱丽虽然面向东方星，背对蝶香夫人，但她背后好象生有一对眼睛，未容蝶香夫人抓到，她已向左一闪，猛然旋身，疾如迅风般绕到蝶香夫人背后，一手抱琴，一手微扬，直击蝶香夫人背心，同时扬声道：“星哥，你现在不走，欲待何时？难道你忘了小妹‘公胜于私’的话了吗？”

东方星本来呆望着二人搏斗，给她这一句“公胜于私”的话提醒过来，这使他处于进退两难的境地。

走吧，让爱丽一人留下挡阵，他实在放心不下。

不走吧，六大门派的危机已迫在眉睫，叫他如何

舍？

就在他举足不定当儿，情势已变。

蝶香夫人一抓不着，同时背后一股劲力涌至，她冷哼一声：“鬼丫头，有点门道，看本座的！”

她原式不变，猛然身形，周身泛起丝丝白气，硬接受丽一击。

蓦闻一声娇吟，爱丽倏地暴退五六尺，击出的手掌一垂，娇躯微颤，摇摇欲坠，显然受伤不轻。

蝶香夫人猛地转过身来，周身白气一敛，冷笑道：“还想反抗？认栽吧！”

在这千钧一发、刻不容缓之际东方星怒喝一声：“妖妇尔敢！”

一条人影挟着一道红光，直向蝶香夫人顶门罩去。

这道殷红剑气森森逼人，蝶香夫人不敢轻敌硬接，急忙向左横移。东方星志在救人，妖妇身形一闪，他藉势掠至爱丽背后，扶住摇摇欲倒的娇躯，关怀地说道：“丽妹，妖妇把你伤在何处，妨不妨事？”

爱丽眼圈微红，欲言又止。东方星急切问道：“丽妹，你现在觉得怎样？”

蝶香夫人接口道：“没有怎样，她可能早一步到黄泉路上等你，现在让你俩在死前温存一番，以免死后怨我拆人好事，二位要如何亲密就趁快，本座绝不会破坏你们好事。我在室外等你们半个时辰……”

此等秽言出自妖妇蝶香夫人之口，委实不堪入耳。爱丽是个黄花闺女，从未闻过这种令人难堪的淫秽之语，羞得满脸发热。要不是她已身负重伤，早就出手掴她妖妇几记耳

光。

此时东方星气得全身血液上涌，两眼冒火，厉声截断妖妇的话，道：“住口，你这无耻妖妇，简直下贱至极！”

蝶香夫人并不发怒，反而咯咯荡笑道：“哎唷！别发威，这种假惺惺的场面，本座已经看过很多，你我是生死之敌，但这种成人之美的事，本座会等你们……”

东方星怒喝一声，打断她的话道：“闭上你淫妇臭嘴，在下本想留你活口以便追查暗算家父元凶，如今看你无耻已极，留你不得！”

说完，低声对爱丽道：“丽妹，你暂时在旁调息一阵，小兄先除掉妖妇再带你离开此地。”

说着，将爱丽扶到室角，然后怒视妖妇，冷冷道：“无耻妖妇，这一招就要你横尸当场，你准备好，在下要出手了！”

东方星小小年纪就不失名家风度，出手之前先打招呼，话声一落，霞光降龙剑一抖，幻起千百道殷红剑气，人也腾身而起，挟着嗡嗡之声，直向蝶香夫人射去。

蝶香夫人早已成竹在胸，降龙剑气击到刹那，身形一晃，化成一缕白烟直向剑幕迎去。

东方星已吃过黑眼鬼王一次亏，从那次的教训得了经验，眼看妖妇不怕自己护身的剑气而向自己身上逼来，他已料知凭现在自己五成火候的功力，以降龙剑诀第三式绝难制服妖妇，心念急转，第四招“绵绵长流”应念而出。

蝶香夫人见东方星招式陡变，急忙抽身而退，以观招数的来路。

东方星冷笑一声：“妖妇，往哪里走！”

人随声至，直取妖妇双肩，妖妇端地得了，眼明意决，向右微偏，手一抬，朝东方星掣剑之手切去。

东方星好像知道她会来这一着，由刺改为撩，后退半步，剑尖一沉，腕一挥，向上挑去。这一式令人防不胜防，妖妇做梦也想不到这一招如此诡异，要应亦已来不及。眼看那只手非毁不可当儿，斜横里推来一股劲力，硬把霞光降龙剑逼开半尺，妖妇乘机跃退五六尺。东方星只觉眼前一黑，一个中年黑衣人，业已无声无息地站在他身前。

蝶香夫人目睹黑衣女人现身，高兴地叫道：“娘娘，是你！”

中年黑衣女人回顾蝶香夫人道：“雯儿，你看住那丫头，等一下娘娘有话要问她！”

话罢，转对东方星道：“你这一招并非降龙剑诀六招之内，是跟谁学的，快说！”

东方星心头一震，骇然忖道：“这一招是我从苍天九式之中变化出来的，她怎会看出不在降龙剑诀六招之内，难道她也会这六招剑诀？”

心忖到此，不觉看她一眼，冷冷道：“你是谁？怎么知道这一招不是降龙剑法？”

中年黑衣女人道：“别管我是谁，快说这招是谁教你的？”

其实，这黑衣女人早在五当山清虚观就认识东方星，当时只因为东方星迷失本性，而中年儒生“南儒”孟守礼在云壁山石室中又没有对他提起，所以他才不认识她。

黑衣女人话声一落，东方星冷嗤道：“什么人教的，你